國朝文錄

亭林文錄目錄

卷一

卷三

亭林文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煥古愚校刊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

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乎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

一節言封建郡縣之弊

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即提下諸條

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

之弊行侔爵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魏叔子封建論欲夾封建于郡縣之中此則即以郡縣爲封建法尤爲直此篇提明大綱以下八篇皆相爲首尾層遞發明

[illegible]斯言亦無憾下篇發明數語未推圓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旣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旣舉子）（若弟丞何以得補令）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

曰晉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銜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非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旣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卒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只用數十字說明且又如此獄史

緊接上篇文有秦氣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流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評此又加暢）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發然只取譬出之）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解頤妙語）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

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眾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對精白明）而肥民以一令而樂（精不須更我一語）

緊承上篇後乃暢發大意格致尤老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無公私之）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此意）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此說明白）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

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見乎唐漢之盛不難致也

此又專明其以子弟代之意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報四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

嘗倍蓰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又舉一作証之）夫采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予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上篇言國不至于弱此篇言民不至於貧文筆皆老潔之至他人縱有此主意必費千言纔發揮得明白此先生之所以不可及也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糧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

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須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

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

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獨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

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此弊言之甚透今民間以錢納糧而官爲兌銀以上之銀日少日貴不惟民病而官亦病

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
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
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
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
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
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
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
猶日夜奔走之如鶩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

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箠撻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

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祖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庇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撻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

以粟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尙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途也收俊又與恤平人二術也竝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僨矣夫人詎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說來今人嗟歎人第習焉不察耳）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至今日而濫極矣又有納粟之例謂之監生普天之下不啻幾百萬人使先生見之不知當如何嗟歎然以代秦漢之賜爵可也而許之應舉則與生員並而弊益滋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明目張胆層叠揭破）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鬨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

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此法今已變亦不得不變）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邱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

之光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遍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此九字尚有所指今者免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

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時文之弊如此而不能變）之中（可嘆）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

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直起直收蒼老之極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

頗衆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以陸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為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

失在此時為並

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劈分三層音學源流如指諸掌先生此書實足以承先啓後後

有作者總不能出其範圍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彼以狀雅旨以形楷）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盛而求之以飼鑑賞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匠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壓額以有碑爲害又或在深山

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捨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閱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剗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所適而工人獨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

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則君子有取焉余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讀此令人三歎予生平到處皆訪求書籍而金石之文未蓄一通固自愧淺陋然亦可免先生之誚矣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目節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舛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甯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為一切鄙為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為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此古碑之所以可貴而今之學者又不可以知之）非唐石本之倖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

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新法爲經害人皆知之新說爲經害人未知之也一經拈出而

本朝崇經之儒遂彬彬日盛矣

顧朱遺民錄序

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撫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甚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概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行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為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

一在爽江洮津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錄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予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蒐輯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尠聞且老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

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幷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難而託思於此歟非生有言予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非先生不敢開此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興人道之猶未絕也

王于一序李小有宋遺民廣錄意甚詞悲可謂不遺餘力矣此

序似以談笑出之而長歌之哀乃正過於痛哭

亭林文錄卷二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鈇

高安吳　煌古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

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千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

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

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虛空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以博學有恥救當時虛空狂躁之失詞旨浩落如障百川而東之亦可云功不在禹下矣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識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

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幷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註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歷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

百家如俟之孤陋而所見及竊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者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累以爲約禮後之意也高山景

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爻不可連此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此之謂通人此之謂通論）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

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孔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懲營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前段泛論經學轉變之由後段專論易道之廣大推倒豪傑開

拊心胷斷推此種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開喪禮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

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朞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

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爲之
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志之爲言即心喪之謂以父
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此豈人子能知）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
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
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致安也（言提其耳而振其聵）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
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
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
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
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所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

者矣是則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為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為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為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為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為母期者母有為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喪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為之制哉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為重以母為輕者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為俗儒之所議矣若夫士

元洪武改革之條。盧履冰元行沖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察

喪服今不同于古者不止一端。當時儒者皆于此等處斷斷辨之亦見據經守正之義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躧步揚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擁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頹。江湖沸潏。酸辛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雎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開死灰之語。流溺而省韓安。寬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躡屣。陌路相逢。猶且為之欷歔。勸陳夙昔。班荊鄭國之野。貰酒黃公之壚。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閩

為吾寓舍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皐比難辭後學使鷄黍茂其乾餱以愆既乖良友之情獨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厦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群氣同患難之人爾有朋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竊覓兒見彈求鴞背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觖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譏况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衜人之學然

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旣不出仕于朝又不願歸老于兩甥之家蹤跡奇甚然思之旣

熟不惟全己兼恐累人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勅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兹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

頗、訓詁無別、其尙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
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
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
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
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
書則曰無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
此段○拜辨　以下[illegible]數引申
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
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
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

作彿過過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脩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水峨峨飛雪萬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刳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

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𩥇為御據吳才老

韻補引此作𩥇而不知古人讀𩥇為邾。正與輿為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

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為送而

不知古人讀迎為昂正與將為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

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

為合不知古人讀舍為恕正與度為韻也。相梁臺詩上林令曰去

狗逐兔張罝罘今本改為罘罝又改為罘罳而不知古人讀罘為

扶之反正與時為韻也。揚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

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為緒而不知古人讀後

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
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
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鶩今本改鶩爲騖而不
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鶩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
潮梅根冶渡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
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爲韻也
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
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
爲戶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

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廏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莊

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抑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忠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

積在身怨之所構作束竝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
成頌然後綴節飾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
飛宿沙田開古冶聳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
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
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
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
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下文法又略刪）
以後漢書黃瓊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鼈矣張說雕

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轡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為扯以叶上文語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而峻阻勝埒長城谿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為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為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閣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為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遠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

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

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

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
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
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菀囿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
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
融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
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
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
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

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托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書之猶未得爲完本也

見解精證據確敘次亦極有條理古韻遂從此大明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為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為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

不能久畱于外也。

先生行止靡定晚年乃欲以華下爲菟裘而遄首邱之思久絶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為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憊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大規模大氣象為寫公者當知之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辭也

指摘過患而不專斥一人此所以言滿天下無口過也

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乂已譏之

先生立言之旨其嚴如此

裴村記

（此段議論可以爲世永不刊）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傍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垣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

藪之眾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弈棊而大族高門降為皁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此[illegible]誰先知之而誰先言之）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廕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

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聞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鄉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爵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眞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强宗大族可以維持州縣則州縣而世守之其能藩屏王室必矣故先生欲寓封建之法于郡縣之中也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始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亡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

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師礫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褒敍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類記二事吾又聞耆寅之攻成都也一鋭手在賊梯上得聞同城中言曰我良民也城以鐵索

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郝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弨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郝君祇卒其性本不求名而巡撫祠之先生記之名遂不朽于世深得春秋表微之旨

復庵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巓。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

無端生出情來可歌可泣岳飛題樹枝等嘲

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矣凡伯夷叔齊之所采

向與此正同

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烟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後幅從東向生出情緒引古證今所以嗟頌之者至矣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愼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

悉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此古今一大轉關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

勸飭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縉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見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黜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

乾坤或幾乎其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鄰華先生之孝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仁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汙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原委深長特借題發揮之以訓正世俗此先生文之近曾南豐者

讀隋書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免全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

讀書有眼

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賞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於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

散發總財

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將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

從不生財不苛取不吝費處究出所以足國之故隋文遂得與漢文並稱不獨警于讀史兼可爲後王殷鑒